

开栏语

天龙/文艺版是一张新面孔,今日起与广大读者见面,希望您喜欢。

这将是一块文艺形式多样的副刊园地,有作家的美文,有画家的佳作,有摄影家拍出的亮眼照片。文艺版将贴近本土,贴近生活,充分展现锦绣太原和三晋大地的人文风貌。熟识的人、熟悉的景,如何焕发出新意,赏心悦目,亲切又好看?请您进来,坐下,慢慢看……



玉洁清韵(国画) 徐晋平 作

文瀛公园探海棠

张春莲

北方春的到来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。有一年,清明已过,天空仍阴阴的,空气冷冷的,院里的连翘盛开了,花朵却似乎有点畏寒,瑟缩着,让人不由生出一丝爱怜。

突然想起,每年的这个季节,公园的海棠花应该盛开了,特别是文瀛公园东南角的那几树贴梗海棠,几乎每年都会给我带来无限欢乐。还有,公园西门口笔直挺立的一簇西府海棠,也很值得观赏。担心春渐渐深,花期不经意间过去,尽管知道拍摄效果不会太好,还是匆匆地浴着轻寒出门了。

还好,行走间,云渐渐散去,淡黄的阳光洒落下来,尽管天幕也只是淡淡的蓝,毕竟天晴了。

进的公园东门,眼前一大片榆叶梅艳艳地开着,路南的假山上,则是一片雪白,那伸展的花瓣,每瓣中央都有一个小小的缺口,原来这是白色的樱花。

继续南行。穿过枝条婆婆的绿柳,跨越游船荡漾的湖面,终于看到了海棠!就是那年年与我相会的贴梗海棠。果然,红红的花已经绽放,一朵朵、一簇簇地贴着枝干盛开着。这花,被油绿绿的嫩叶簇拥着,被黄澄澄的花蕊点缀着,色彩是那般的娇艳和秀美。细端详花瓣,虽然极薄,却一瓣瓣平平展展,像融化了的蜡汁在模子里铸就,大小均匀,又有那么一种硬硬的质感,让人不由得要小心,不敢挨它、动它,生怕一不小心会将它碰碎。我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它的旁边,静静地观赏,静静地拍摄,静静地任由时光流淌。一枝花横刺里伸展着,背景是一面青砖般的石墙,眼前就是一幅画,一张素白的纸上蘸足了浓浓的颜料,晕染出朵朵的红海棠。

想起苏轼的《海棠》: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诗中的“海棠”虽然是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称,但眼前这娇艳无比的海棠却也实实在在当得赞赏。

西府海棠同贴梗海棠不同。它高高地挺立着,枝条绿绿地分外柔嫩;繁盛的花朵呈现淡粉色,一丛丛的花骨朵红红的,在浓绿的树叶间星星点点掩藏着。难怪元好问在《同儿辈赋未开海棠》诗中如此描述:枝间新绿一重重,小蕾深藏数点红。爱惜芳心莫轻吐,且教桃李闹春风。

在北方,海棠的名声比不过桃李,前些年,我仅在公园里见到过。不过现在一些马路上,海棠也加入了行道树的行列,给城市增加了色彩,这色彩传达出了春的希望、美的韵致。随着轻寒退去,公园里,道路旁,海棠的花将会开得更红,更艳,更亮丽。

春来了



梅花香自苦寒来(国画) 刘福兴 作

太原之春

刘宁

当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,你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?

太原的春天像一部浩大历史正剧的序幕曲,昂扬而隆重,同时也沉缓而迟重。严寒低温,还有会鸣叫的北风,共同构成一道毡布幕帘,遮蔽着绿色以及自然中各类轻快、活跃的因子的渗入。日历上标注的春的信息,与时令并不一致。

想来,这种体验古今一同。韩愈作诗云: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他描写的是渭南长安一带的早春景色,关中平原的物候景观,应该远胜于纬度更靠北、海拔更高的山西太原。韩愈郡望河北昌黎,生长于河南河阳,无论是华北大平原还是中原大地,他童年少年时看到的早春之景,与黄土高原上的太原盆地相较,又有所异。而巧合的是,他是来过太原的。公元821年仲春时节,53岁的韩愈因常山(今河北正定一带)发生兵变奉命前往宣抚,途经太原,留下两首有关太原春景的诗句。“春半城边特地寒”(《夕次阳驿题吴郎中诗后》)，“翻翻走驿马,春尽是归期。地失嘉禾处,风存蟋蟀辞。”(《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》),从仲春至暮春,苍老的韩愈肩负沉重的朝廷使命,一路奔走在并州大地之上,眼中除了看到一个“寒”字,便是一番关于“嘉禾与蟋蟀”的上古盛世不再的感慨。

以我个人的多年感受而言,太原的春天往往来得突兀迅猛,来得干净利落,从冬到春,其间缺乏起承转合,也罕见勾结粘连这类过渡手法,好像冬就是冬,春就是春,在肯蒙节骨眼儿上就此打住,彼此区分得清清楚楚。打个比方说,仿佛突然某一天那一刻,地底轰隆一声闷响,天开日丽,春天来了!到了那时,你看,所有有水的地方,公园里的湖泊,汾河二库里流淌出来的河水,田间地头平常聚水的池塘洼地,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枯瘦的山涧溪流,甚至某些大单位机关楼宇前面的喷水池或景观池里刚刚融化的冰水,全部都泛着一抹亮光,透着一抹清亮,哪怕是一畦陈水,也注满了阳气,绿汪汪地冒着细碎的小泡泡。

西北风突然之间失去了消息,杳无踪迹,仿佛它从来不曾光顾过这片土地似的。所有横亘在天地间的障碍,纷纷远遁消散而去,只有透明冷静的光,尖尖的绿草,分泌着浓汁的树木枝条,空气中越来越多的草木味道,一跃登顶般,开始主宰万物——春来了。

而此时此刻,此情此景,你最想对自己说句什么呢?

老屋春色

王虎山

每逢春天,老屋常在梦里。走出梦里,我回到老屋。

还是那座狭长的村庄,还是那条幽深的小巷,还是那座斑驳的老屋和满眼春色的院落。

还未推开布满年轮的厚重大门,淡雅的初春味道已沁入鼻息。东西窄南北长的院里已是春的世界。没过足踝的毛茸茸的嫩绿色青草布满整个院落,欢迎久归的主人。生锈的镰刀贴紧墙壁守护宅院,掸去岁月沉积的灰尘,我把它重新挂在原处。

快看,牵牛花、野菊花还有指甲花,把屋顶、墙壁、羊圈、鸡舍、墙根,打扮得色彩艳丽。小时候,我和伙伴们把牵牛花摘下来,从花柄根部轻轻拽出细长柔嫩的花蕊,撑展花瓣小心粘在脑门上,个个喜笑颜开摇晃着小小身躯,在荡漾泥土气息的大街小巷里追逐欢呼。每个孩子都像春天的使者,把春的种子撒向田间地头,把春的消息告知世间万物。红艳艳的指甲花开得正浓时,姐姐们会满怀欣喜伸出

手指轻轻掐了花朵,围着石头臼子你捣一下我捣一下,穿针引线的工夫便捣成浓艳的花泥,小心翼翼涂在指甲上,装模作样不想干活,颜色固定后便到处臭美了。

春的记忆里,最让我留恋难忘的是院墙根下。院墙内有三棵枣树,墙外连着邻家的树。春雨过后,墙根下会长出圆圆的灰白色蘑菇,迫不及待收在箩筐里,那种收获成功的喜悦,别提多美了。母亲会把蘑菇和其他简单蔬菜搭配,独特的香味和口感便在记忆里生根发芽。墙根下挖蚯蚓是另一种童趣。墙根下土地松软,我和小伙伴们常在那里左划一块,右划一块,用小脚丫踩得水汪汪软乎乎,挖泥捏成碗状摔响听,直到双腿酸麻,听到大人喊吃饭才一哄而散。夜里,幽蓝的晴空繁星闪耀,春风掠过房顶。清月月色下,我和哥哥拿着箩筐悄无声息伏在墙根下,捉几只叫声聒噪的蟋蟀,关在柳条编织的笼里,就是心爱的宠物。

站在春天拥抱的老屋,会听到万物生长的声音,会看到时光的穿梭,会闻到历久弥新的儿时味道。此时,我多想看到全家人同住一屋的温馨欢乐,多想听到母亲呼唤我的声音,多想听到货郎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的叫卖声。满院春色里,我回望着自己走过的匆匆步履……